

送别

(外一章)

■ 王高海(海南)

2011年5月13日晚,冯白驹的大女儿冯尔超给我打电话:冯尔生在武警医院抢救,让我赶快与省人民医院联系转过去。我通过省保健局协调安排,但赶到省武警医院,他已经不行了。送走了尔生,不禁引起我一番的联想。

一

尔生是冯白驹的儿子,他有两位姐姐,一位妹妹。尽管出身于革命家庭,但由于父亲被错定为地方主义头子,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也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父亲平反后,他的年纪也偏大了,转换了几个岗位,最后在海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以普通干部的身份办理退休的。退休后,住省委大院他母亲的宿舍。谁也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走了。他的生,是坎坷的一生,服务的一生,平凡的生。

二

冯白驹走了,他的儿子冯尔生也走了。战争产生英雄,苦难铸造坚强。

第一代与第二代的相繼奋斗,给我们创造了当今的社会,让国民享受着独立、自由、平等。

第三、第四代人,再也感受不到“战争的苦难”了。

当人们过着安逸生活的时代,不能不想到曾经有多少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英烈们和前辈为我们的今天所付出。

饮水思源,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

三

苦难属于过去,光荣也属于过去。随着废除干部终身制,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再也没有“封建式”的世袭,无论背景如何,凡进必考。

这就是公平,公开,公正。

无论是来自东西南北,无论是来自五湖四海,无论是来自工农兵学商,谁都有机会。

这正是第一代、第二代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社会!

四

伟大与平凡同在。在和平时代,不一定产生伟大的人物。但平凡人物,需要伟大而高尚的精神。

正如马克思不在了,但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却活着。

毛泽东走了,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却化作人们的骨髓与灵魂。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更民主,更科学。其趋势,正朝着众人向往的方向,朝着伟人预定的方向!

尽管第一代的伟人离我们远去。

台风

一

台风,又一个台风。

“纳沙”走了,“尼格”又来“关照”。飞机停飞,轮船禁航。原来预定的一切,都被搅乱了。

“黄金周”期间,失去了多少黄金。

台风,阻隔远方客;登岛的,赏不到美景,只感受到台风在“淫威”。

二

人生,不知经历多少台风。

已经过的,记不清;未来的,不知还有多少。

台风年年有,但真正登岛且有强大破坏

力的也不算太多。不然,人们早就“望风而逃”了。

想它来的时候,它不一定来(干旱时可带来雨水,闷热时可带来凉爽);不想它来的时候,它却偏偏来了。

台风,可谓是“不速之客”!

三

它是从哪里来?把云儿像赶羊似的急速地旋跑,把满天的雨水狠狠地往下扔;它是欺软怕硬的恶魔,对伟岸坚强的椰子树奈何不得,却把大片的香蕉像割韭菜一样拦腰折断,把橡胶林也折腾得残缺不全,到处留下“恶作剧”的罪证。

它又是怎么走的?似是带走了什么,但又不带走什么。

人们似是清楚,似又不太清楚。

只有太空上的卫星,才记录着它真实而全程的“表演”。

四

它给人们以智慧。

赶海的人,善于观看气象。观天察色,一旦有变,便转机调头,寻找避风港。只有利令智昏的人,才冒被淹没的风险。

耕地的人,往往凭着经验,使作物避过台风期。或是提前,或是推后,与风斗智。从现象中,摸索出规律。只有一些盲干的人,在不断地吃“后悔药”。

五

它给人们以坚强。

初时与它接触,难免有一种恐怖感。一次次被摔打,一次次地的磨练,从不适应到适应,从被动到主动。但经历多了,心理上逐渐成熟,意志也越来越坚强。

软弱,在与台风的较量中消失。

六

它给人们以本领。

毁了茅草房,启迪人们去盖瓦房;毁了危房,迫使人们想方设法地去盖坚固的楼房。在暴风雨中生存,在暴风雨中发展,这是海南多年的“真实写照”!

为了防风,在环岛四周种起了大片大片的防风林;为了把水害变为水利,在全岛修建了一个个水库,化为灌溉的资源。

毁林之蠢事时有发生,但对肇事者决不手软。

“生态建省”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全岛,处处都是景区。

七

它给人们以和谐。

台风,给种植业、养殖业带来损失。它也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尤其是在防风救灾中,体现出党和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党员干部在急难险重的关头为民爱民之形象。

灾民之间,也出现互相关心、互相帮扶的温情。

八

台风,呼呼啸啸,呼啸呼呼。累了,乏了,告别了海岛。

有时,还带着余威,到别处“表现”……

经过台风的洗礼,布满全岛的椰子树、荔枝树、龙眼树、木棉树、菠萝蜜树等众多富有特色热带树种,犹如打了一场胜仗似的,更加洁净,更加挺拔,更加婀娜多姿地迎接远近嘉宾的检阅与欣赏。

九

台风,扫走的是脆弱,清除的是腐朽。

台风,教训的是侥幸,驱跑的是浮躁。

然后哽咽了。父亲嘱咐我,符爷爷走了,但符爷爷还在我们的身边。父母和我就在送终的队伍里,默默前行,流着泪。符爷爷入土了,我看见母亲不断地向符爷爷的墓地添土,然后用一个黑油纸袋装上了墓地附近的东方乡下黄褐土。为符爷爷送终后我们返回县城,细心的母亲建议父亲,到为孩子治病而配方入药的黄花梨产地走一走,取几株黄花梨树苗带回儋州老家种植。父亲说这个主意很好,就径直带我们去了看了那片黄花梨产地了。主人与父亲相熟,应允我们多取几棵苗子回家种植。

母亲就护送三棵黄花梨苗子回到家里,当天用在符爷爷墓地取回的黄土培育,浇上水,种在院子里。母亲说,看到黄花梨,我们就看到了符爷爷了,我终于明白了有着细腻情感的母亲的真正意图。

1998年7月,我大学毕业那年,当我揣着大学毕业证书回家想向父母汇报学业的时候,父亲用他那枯槁的手拭眼泪,伤心的告诉你,你母亲在今年的早春三月就离开了我们,全家人怕影响你在杭州的学业而隐瞒噩耗,不让你知道。我泪水涟涟,无语,看着病弱的父亲,也看看那三棵还是很瘦小的黄花梨树。那轻轻摇摇的叶子,随风而动。它们幼小的生命似乎想告诉我什么,但它们并没有语言,始终没有告诉我。

每次看到这三棵花梨木小生命——看到越长越高的三棵黄花梨小生命——看到她的葱绿和希望,我都在想,在我的生命溪流里,有我的慈祥、伟大的母亲;有在东方大地上长卧安息的宽厚、祥和的符老医生;有许许多多关心支持我成长的好心人……他们就像温和的溪水在我的心底的河流里流淌,永不停息,时刻荡漾着我的心灵。

“符爷爷……符爷爷……”我哭着哭着,

我吃了中药后的病情变化,老医生则耐心的为我调理,从不计较报酬,他知道父亲是穷乡下出来求医的穷爸爸,每次都请父亲在他的家里吃中饭。至年底,我的病彻底给治好了,我像换上一个入似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全家人从阴霾中走了出来。

那年春节初六,父亲、母亲带上我,用小箩筐挑上了我们全家人昨晚赶做的膜,买了一围大鞭炮,再次踏上了东方的热土,去恩人符老医生那里拜年。老医生把我搂在怀里,不时用脸贴近我的脸,亲我,问我,教我。我看着老医生,用童真的眼光,他还是那样的清瘦,隐藏在黑边眼镜下的那双眼睛很慈祥,充满了爱。从此,每年的正月,我和父母都要去一趟东方,带上祝福,与符爷爷见面,听他的声音。

我高中毕业后,就在我等高考分数划线的时段时那里,我接到了一个噩耗:东方乡下的符爷爷去世了。父母立即把我叫回家,一阵张罗后,我们再赶到东方赤坎,为符爷爷送别。父母在我的衣服别上了黑纱布,我在符爷爷的遗像前,磕头上香。一抬头,那张熟悉而清瘦、慈祥的脸,那双隐藏在那副黑框老花镜下的眼睛,那条深色而朴素的衣领直入我的眼帘,继而扑入我的内心。他似乎对我说什么,但总是说不出话来。我的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

“符爷爷……符爷爷……”我哭着哭着,

冷不防的,琼剧界闪出一个陌生的名字:劳世贵。让圈子里的人都觉得他是个谜!

劳世贵不是演员,不是编导演曲,更不是摸索绑靠戏箱摆道具的舞台工,他进入琼剧界的角色是团长;海南省琼剧院三团团长,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琼剧团团长,一身兼任两个剧团的团长,这可创下琼剧发展史的一个纪录,是自古至今琼剧人未曾做过的。

劳世贵何方人氏?不现则罢,一现就把琼剧做得这般风生水起,让人百般疑惑百般期待。见过劳世贵的人,都会感到他是普通得有些过份,脸面身条没有让人记得牢固的特征,是个很容易被人忘掉形貌的海南土著汉子。但他一开口就有戏了,海南话里混有难以辨认地域的方言,不说则罢,一说犹如连珠炮一样滚滚而来,谁也休想阻挡。他说,他老家就在那个堆满蜂窝石的永兴镇罗经村,难怪他的方言音调坑坑洼洼的,像蜂窝石一样一字一句都有骨感。

劳世贵是个凡人,在家乡永兴却写下了一段非凡的传奇。一个乡村里成长起来的普通孩子,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哥妹多,家入穷,没有条件在学校里读几天安旦的书。穷人家孩子早当家,他小小年纪闯荡社会,为人仗义,为伙伴伸冤而斗殴被关进监牢七个月零二十日,让父母为他是愁白了头。这次蹲牢,把一个永兴浪子改造成了一个好人,劳世贵醒悟到:美好的生活不是凭拳头打杀出来的,而是靠诚实、靠勤劳拼搏出来的。父母给他起“劳世贵”这个名字,就是指望他日后靠自己的双手劳作,为家人、为村民创造富贵幸福的生活。

打那以后,劳世贵就有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一门心思只是扑在创业上,山区砍伐木材,石场凿凿石板,农贸市场“移蓝脚”,路口客客当“摩的哥”,钩山笋、种芭蕉、摘龙眼

过大年

■ 弘波(海南)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2012年壬辰春节就到了。

我老家在海南西部一个农村,五十年代初,父亲响应国家的号召,到中部少数民族地区支教,母亲也跟随父亲到了白沙县一个偏远的黎村教书。八十年代父亲退休后,通过朋友介绍在那大镇上置了一块地,盖了房子安度晚年,从此,每年我们全家都在镇上过春节。数起来,我们已整整30年没回老家过年了。前些日子,父亲亲跟我商量说,今年春节要回老家过。还说今年不回家的话,恐怕以后就回不了啦。我听后心里十分的不好受。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前段时间他因患癌症还动过手术,他知道所剩的日子已不多了。我们兄弟几个很快同意了。我立马给老家的堂叔发短信,告诉他我们全家要回去过年的事,堂叔知道后很高兴。

临近春节,母亲念叨着,一定要带上几只鸡回去。我明白老人的心,无鸡不成宴。过年没鸡杀哪成呀!那天中午,我下班回到家里,堂叔来电话说,回来过年就行,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啥都不缺。

腊月二十八日,我们全家回到了农村老家。老家有一间祖屋,三间小房。由于长期没人住,已显得有些破旧,父亲说,留着做个纪念吧。到你堂叔家里过年,反正都是一家人。堂叔比我长三多岁,在镇里中学读完高中,在村里算是个识字的人。这些年,他自己办起了养鸡场,他的长子跑运输,二儿子在镇上开了个饭店,专营当地出名的“长坡米粉”,生意十分红火,三儿子协助堂叔管鸡场,养的是本地阉鸡,每年销售近二十万只,是远近闻名的阉鸡王。堂叔家里有一幢三层楼房,面积大约六百多平方米,东、西两侧还各建了一间平房。父母亲安排住在一层,方便老人起居,我们兄弟四人住在第三层。房间很宽,屋里有电视机,还有取暖器和洗手间,是个套间。虽然堂叔已备齐年货,但我们这一大家子也得买点什么,表示表示我们的心意吧。

腊月二十九日早上,我携妻儿就去镇上逛一逛。墟镇离村很近,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这是个典型的海南西部小城镇,街道两旁建的是整齐的两层小骑楼,菜市场坐落在小镇的西边,占地约五十亩。市场内分蔬菜区、海鲜区、活禽区,以及肉类区,两旁还设有各色的铺面,年货十分充足,商品琳琅满目,前来购年货的人挤满了市场。我们来到一间挂有“本地黑猪”的铺摊前,卖肉的是个中年男子。儿子说要点本地黑猪肉回去尝尝。一见我们,卖主就喊起来,“这是本地黑猪,是用地瓜、木薯养的,好好吃呀!大伙都喊我黑猪。今天是除夕,便宜卖了,二十元,要多少?“,他打量我们片刻又说,“一看你们就知道是大城市来的。”我儿子嘴快问道“叔叔,这猪是你养的么?”“这还用问,我办养猪场,今年已出栏五千多头了,我的猪肉卖得快,今天已卖三头了。”“那你赚了多少钱吧。”儿子问。“不多,光卖猪一年一百多万元。”“猪的饲料从那里买的?”我问。“如果买饲料养猪就赚不了几个钱了。我承包村里二百多亩荒地种地瓜、木薯,还买了饲料粉碎机,我老婆儿子负责种,我负责卖猪。”说完笑得乐呵呵的。我们选购了五

斤精瘦肉走出菜市场返回村里。

过了晌午,堂叔和我们都忙乎起来,杀鸡、宰鹅、宰羊、炖肉,孩子们则忙着贴春联、利是纸,门框两边上上下下,连厨房都贴上,红红火火,热闹非凡。这时,村子里已开始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年夜饭开始了。“爸,每家每户都放鞭炮吗?”儿子好奇地问。我儿子自出生以来,从没见过在农村过过年。“是啊,这是老祖宗沿袭了几千年的风俗了。年夜饭前,每家要杀熟的鸡、鸭、鱼,准备好的烟酒,都摆到祭祖台台上,家里的长者要挂上三根香,点燃蜡烛,站在祖宗台前,然后燃放爆竹,烧纸钱,全家人一齐拜祭祖宗,祈求来年祖宗保佑平安健康,顺顺利利。”我饶有兴趣地给儿子讲述着家乡过年的风俗习惯。

夜幕降临了。村子里的炮竹声越来越响了。我陪着父母亲和全家人在祖宗台拜祭完后,年夜饭就开始了。堂叔准备了一张很大的饭桌,全家人坐在一起,我数了一下,有二十三人。饭桌上摆满各种美味佳肴,有白切大阉鸡、鹅、红烧羊肉、爆炒牛肉、炖猪肚等,这是一桌十分丰盛的年夜饭。全家坐齐后,父亲端起酒杯,站起来说,“今天是除夕夜,我讲三句话,一是感恩(我的小名)你们兄弟,在外要好好做事,好好做人;二是波依(我儿子的小名)要努力读书,今年要考上北大、清华;三是强要要把家庭产业做大,发家致富。”“祝爸妈健康长寿!”我站起来补充一句。“祝爸、妈、爷爷奶奶健康长寿!”,全家人举杯一起敬父母亲。此时,我看见父亲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母亲高兴得嘴巴差点都合不拢了。是啊,自从父亲患病以来,难得见到母亲这样的笑脸。堂叔、兄弟、妯娌、孙子们竞相地给他们敬酒,说的全是吉利、吉祥的话,大家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年夜饭一直吃到十点钟。回到卧室,我打开电视看春晚,电视上播放着精彩的节目,可我脑海里却浮想起三十年前我们全家回农村过的那个年时的情景。那年我在大学里读三年级,学校放假了,我从广州回到家里,父母亲说,今年要回农村过个年,拜祭祖宗,祈求祖宗保佑四弟考上好的大学。记得那天临行前,母亲还特意将家里养的两只鸡带回农村。除夕那天早上,母亲到小镇买了两斤猪肉和一条福寿鱼,杀了带回来的那两只鸡,一只祭祖后留着初一吃。同样是全家人拜祭完祖宗后就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全家人看着一只白切鸡,谁都不动筷子夹,我先动筷子夹一块递给父亲,父亲却把它送到二弟的碗里说:“老二吃吧,你身体弱。”我又夹了一块放到母亲的碗里,没等我开口说话,母亲又把它放到四弟的碗里,说:“老四吃,争取考个好大学。”一碟鸡肉,儿子夹给父母,父母又夹给儿子。谁都想吃,但谁也不得吃。望着父亲那慈祥的面孔,和他脸两边深深的鱼尾纹,我心里感到一阵心酸。那时母亲没工作,光靠父亲那微薄的工资维持着我们这个家的生活,真是太不容易了。

壬辰年新春的钟声已响过了,我躺在床上,却没有一点睡意,我爬起来走到窗前,往外看,爆竹声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我不由自主地默念道:又过年了!

启事

东方感恩文化“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活动即将结束,此次活动自去年5月启动以来,得到了众多热心读者和参赛者的大力支持 and 踊跃投稿。征文活动不久将进入评奖阶段,由于很多来稿没有详细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会给评审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敬请所有征文见报的作者速将自己的详细通讯地址和联

系电话号码发送到征文活动电子邮箱:dongfang2011@hndaily.com.cn。以便再次核实。另外因为来稿很多,对于参加比赛未被利用的征文作品,我们就不一一回复了,敬请作者自行处理。谢谢!

东方感恩文化“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评审委员会

词二首

■ 林涛

贺新郎

辛卯冬宿乐东尖峰岭天池

坐看花正去。苦徘徊、纷纷似雨,落盈汀渚。邀我殷勤瑶池会,一苇折来欲渡。雾漫乱、瑶池何处?归卧苍苔空望翠,梦冰河、铁马催犁鼓。蓝桥聚①,庄蝶舞。

可怜芳草天涯路,自枯荣、潮兴濯足,潮平听櫓。纵有倾城倾国色,寂寞宫深独语。风与月、不如尘土。谈笑何妨妨虱久②,且拂弦,更尽一杯否?青天上有鹏举。

水调歌头

辛卯秋观乐东龙沐湾夕照

晴树斜阳静,鸟迹暖沙留。似闻笙鼓竞奏,霓羽舞琼楼。更有蛟龙沐浴,片片流金鳞甲,紫气散帘钩。醉霞红细浪,渺渺各沉浮。

一行雁,三盏酒,两鬓秋。刚峰③犹峙,东坡未老,我亦畅游游。万里清风不语,千载天荒早破④,何必贮新愁。袖手看帆去,沧海正横流。

注:

①《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桥址在今陕西蓝田县兰峪水上。

②《晋书·王猛传》:“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扞虱而言,旁若无人。”

③刚峰:海瑞号刚峰。

④天荒:裴唐佐,北宋琼山县,苏轼居儋时学生。东坡遇赦离琼时,赠唐佐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对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不久,唐佐果然中举,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崇宁二年(1103),他在汝阳遇见苏辙,时苏东坡已去世。辙为胞兄给唐佐补足赠诗后两句曰:“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此为“破天荒”词由来。

[人生况味]

琼戏班主劳世贵

■ 林海艺

……只要能换到钱,多苦多累的活计都干了。养家糊口的活终究只能养家糊口,劳世贵赚钱养家的欲望膨胀了,弃下芝麻拾西瓜,他瞄上了建筑、装饰、装修行业,成立起当年鲜见的装修公司……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很多人是为着自己能活得风光而打拼,劳世贵则是为着村民过好日子而奔波。他的为人,他的声量,成了村民时常念及于口上的显耀与骄傲,村民心诚意愿地推选他当了自己的父母官——罗经村村委会主任。劳世贵也深知罗经村的“村丑”在哪里:村道小如羊肠,路不通财不来,穷得村里“男人难娶到妻、女人争嫁出去”;村里水贵如油,家家户户的屋檐下排着一口口水缸,一年四季都要看老天爷的脸色而生活;农田灌溉艰难,别村种瓜得瓜,咱村种瓜得瓜花,年年都是十种九无收。劳世贵当村官后,真的把这三大大“村丑”给改变了,建起永兴镇第一条乡村水泥公路;使美目、儒林、美品、松村、龙安等13个村庄成为永兴地区连片供水示范点;富裕了一大批乡村种植专业户,当官为民办实求是正理,更多时候,劳世贵是自掏腰包来扶贫济困,村民们都把他当成了自家亲人。劳世贵自然也成了秀英区、海口市人大代表。

一个跟艺风马牛不相及的村官,怎么会进入琼剧界,改写着琼剧历史?劳世贵注定要被人质疑,而认识他的人可明白他和琼剧老早就结下了亲缘。他没有读过几年书,丰富

的生活阅历却使他积累一肚子智慧和胆略;他没有学过琼剧,但从小跟随父母哥妹村里村外看琼剧演出,郑长和、陈雪梨的“上金奎”,林道修的“三足垫”、“走路哎”,红梅的“子母喉”唱腔,陈进和的“三七急中板”等等,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并且还能有模有样的仿唱上一二句。在当村官时,每每公期节日来临,他都要自费组织到村里来演戏,让乡亲们老过一把戏瘾。每次观看琼剧演出,劳世贵就闻到戏班的“草台味”,从管理到演出,都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残酷的生意场,烦琐的村委会,都被他做得风调雨顺,要操作一个剧团并不见是难事。

劳世贵终于昂首阔步踏入琼剧界。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浪潮中,琼剧演出团体都希望借助新颖的管理模式,达到出人出戏之目的;劳世贵也渴望在琼剧产业方面,实现自身的文化管理价值。他与省琼剧院、省文化艺术学校携手合作,一年之间推出两个青春靓丽的琼剧演出团体。琼剧界一批年轻优秀演员都被收拢到他的旗下,如省琼剧院三团的刘秀容、陈一帆、吴文英、陈红月、林东,海南文化艺术学校琼剧团的张霞云、徐月启、吴巧音、郑振发、黄埔生等,都是端得上台面的名角新秀,排演的古装剧《玉结榴槤》、《李代桃僵》、《双蝶记》、《长乐官》、《三看御妹》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欣赏性。

琼剧圈子里有句俗话:千种业万种行,不

抓剧团。就是说剧团是最难抓的,每一个艺人身上活跃着艺术细胞,吃喝拉撒都得伺候的贴贴服服,一个团长抓一个团都忙得够呛,而劳世贵可是两个剧团的当家人,每次见到他都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樣子。问他抓剧团的诀窍何在?他会严肃地把你审视一番,说,我不需要监督艺员,有什么事他们会找我;我不管主要角色,但抓好好乐和舞美;我不批评做得不好的,只批评做得好仍存在不足的。我抓剧团不是要管制人,而是要吸引人,千方百计为艺人营造施展才能的良好环境……说着说着,劳世贵会话锋一转,高谈阔论起琼剧艺术来,他说,红梅的“子母喉”为何唱得好听?她懂得归韵,懂得唱腔旋律感情变化的巧妙运用。同一句戏,多人演唱就有多种唱法,他便拉起嗓门示范演唱起来,唱完手板在大腿上一拍,说,一个衬字只要唱得富有变化又恰到好处,戏不好听难!说完唱戏,又扯到舞台灯光,他说舞台灯光是为演员设计的,一个演员脸上感情的微妙变化是由灯光体现的,没有色彩协调的灯光,演员脸上也是白演……每次劳世贵说得动情的时候,手机就叫响了,说是有要事等在哪里哪里,一转身就走了。

劳世贵总是这样忙碌,仿佛在操劳着全天下事。他是一个不按传统走路的人,当一项事业做得稳妥,又会涉足另一项事业;有朝一日当剧团运作得顺风顺水,说不准他会向另一个领域发展去。